



源於奧運  
李漢源

## 如何轉播奧運才算「好」?

巴黎奧運7月26日就會開幕，進入倒數最後兩星期，香港電視台是否準備好轉播這個盛會呢？其實是否準備好，各人要求不同，標準也不盡一樣，回顧過往在電視台工作時，籌備工作早在奧運兩年前展開，2008年北京奧運更是在4年前已經開始，如果以過往的標準，就日前香港電視台只得三幾個月時間準備，相信是沒有可能。奧運會於開幕兩年前就會召開第一次全球國際性廣播會議，開幕一年前則進行第二次，也是當屆奧運會地方風土人情的國際會議，但也有電視台私下再約會議商討個別要求。

以往亞洲區由亞洲廣播聯盟(ABU)負責亞洲區大部分會員版權，ABU與國際奧委會一談就會購下幾屆奧運版權，讓各地電視台不用操心版權問題。ABU會因應各國及地區GDP而定版權費，當時2008年北京奧運，香港版權費200萬美元，就由ATV及TVB一同支付。當時由於時間充足，可以由開幕禮加放電視台自己獨立攝影機、現場主持人、現場評述位置等，可以第一時間直播香港運動員訪問講感受，如像開幕禮，大會只會拍香港隊20秒入場情況，但香港電視台則可以自己拍攝更多香港隊入場情況；又例如以前香港運動員成績比較

落後，而大會只會拍攝前列運動員比賽，沒有香港運動員比賽的片段，但香港電視台一樣可以自己攝影機拍攝我們運動員比賽時表現，讓香港觀眾觀賞。時移勢易，香港電視台現時後期才去籌備轉播，難以準備這種「自家拍攝」，只能靠大會拍攝，拍到就有，拍攝不到就沒有。

除了正式比賽很多香港隊片段即將欠奉外，以往電視台踏入奧運年，從1月份便開始製作一連串奧運節目，講述奧運歷史、運動員進軍奧運歷程及辛酸血淚播會議，開幕一年前則進行第二次，也是當屆奧運會地方風土人情介紹等，這種種都可以令大家更了解奧運、支持奧運、認識運動員，更可增強大眾體育文化，令觀眾更加投入奧運。曾經有記者問筆者，世界各地電視台，哪一間做奧運轉播最好，其實很難定論，但有收睇美國NBC電視台，就知道每當他們一個運動員奪得金牌，就可以即時包裝出一個詳盡特輯，由少年家庭成長奮鬥到訓練比賽奪金，完整報道，令到每一個觀眾都能全程投入運動員空間，其後這幾屆奧運也發現中央台開始包裝每一個金牌運動員的報道，令體育氣氛更加濃厚。

由此可知，睇奧運除了睇比賽外，也能從另一個角度去觀賞，投入一個多面向的體育世界。



方寸不亂  
方芳

## 南北自駕遊

在黑龍江穿越大小興安嶺旅遊，服務站為旅客提供洗手間，也是自駕遊車輛的補給之所。泊車處總有好幾輛7人車，有的在車旁撐開太陽傘和椅子，就地攤開幾塊太陽能板發電，飯飯充當小型「鐵鍋燉」；東北名菜「鐵鍋燉」，魚、菜、肉、粉條大鐵鍋一鑊熟，味道可好。東北居民自駕遊，隨時隨地做家鄉菜，烤肉、啤酒吃得美滋滋的；我們忍不住上前八卦，只見老太太和小狗在車內嘆冷氣，車內有簡單改造，設有廚房和小冰箱等，老太太在悠閒包餃子，她和丈夫退休後，常常開車帶着小狗穿州過省，今趟從長春開車到哈爾濱玩了一段日子，他們邊走邊吃，沒怎麼花費，老人與狗自駕遊，多了伴侶，真會過日子。

夏天自駕遊，東北是蠻方便的，可以說沒多大難度，都是較年長駕駛者的選擇；年輕自駕遊愛好者，則向着西北的新疆、青海、甘肅及西藏高原挑戰。對於「一車走天涯」的旅遊方式，港人雖有在外國涉獵，大多數還是相當陌生。近一年「港車北上」開放，港澳車過境倍增，每月約12萬架次。但港人限於缺乏長途駕駛經驗，北上車的乘客，多數在大灣區的城鎮飲食飲食。團友剛從哈爾濱回來兩天就發來「脆肉皖打邊爐」照片，原來自駕遊到了大灣區一趟，還為我們送來大袋十包裝的栗子，相信是潮流超市購物的戰利品。

「港車北上」一年，珠海成為接待港澳遊客最多的城市，「港車北上」的主要攻略是珠海，環島遊、古村遊、森林公園、水產市場、海鮮街、商場超市，在那裏不乏懸掛港澳車牌的車輛聚集。據報今年以來，「港車北上」月均實際進出境，6月份已突破13萬輛次，預計未來繼續保持高速增長，周末節假日港珠澳大橋口岸大塞車，「港車北上」也是需要付出耐性的。

配合全程24公里的深中通道通車了，粵港還密鑼緊鼓研究開放深圳灣通道為「港車北上」口岸，落實後相信對自駕遊可以帶來更多選擇，中山石岐乳鴿、中山脆肉皖、小籠菊花宴……已經成為自駕遊新目標。「港車北上」如火如荼，「粵南南下」還會遠嗎？



書聲蘭語  
廖書蘭

## 《繁花》激起心湖浪

近年很難有什麼電視劇吸引我，然而現在每天晚上9時30分我乖乖地坐在電視機前，專心觀看《繁花》。

《繁花》有花朵盛開，花團錦簇的意思，但繁華的「華」也是花的意思；我認為「繁華落盡，孑然一身」，是《繁花》的主題，無言的結局；由花開到花落是生命的過程，重點在於多姿多彩的經歷，劇中的靈魂人物，阿寶做到了。

這是王家衛導演的第一部電視劇，在兩岸三地熱播以來，我觀察，香港熱追的情況，相比之下似乎較低；僅僅以香港台灣的觀眾來看，喜歡看《繁花》，投入情感追劇的，大都本是上海人或與上海有關的或曾在上海生活過的人，特別有代入感。

我看的雖然是普通話版，但依然有我能聽得懂上海話在其中，或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話；例如：爺叔、嬢嬢、阿姐、乖乖龍叮咚、再會、我不響、謝謝儂、鹹泡飯、排骨年糕、排骨菜飯……聽來十分親切。

台灣新黨前主席郁慕明原是上海人，8歲時陪伴父親到台灣看看營商環境，自此就一別42年；孫國華教授也是上海人，4歲時隨父母到台灣，當他們不約而同觀看《繁花》上海話版本，感覺原汁原味，特別觸景生情，甚至80歲的孫教授流着熱淚追劇，《繁花》劇情裏人物講的話，吃的東西，還有

街道名：黃河路、城隍廟、法租界、英租界、日租界……勾起他們無限的思鄉情懷。而我小時候也聽過先父提到霞飛路、百樂門、外灘、靜安寺、城隍廟、國際飯店、和平飯店等等的事情。

上海在二十世紀初，已是一個充滿挑戰與博奕的城市，紙醉金迷、紅唇綠酒、十里洋場、追名逐利，什麼不可能的事，都能成為可能，這就是上海，冒險家的樂園。上海在元朝時由上海鎮改為上海縣，當清末第一次鴉片戰爭後，上海成為最早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，成為多個國家的租界地，1920年代上海已成為遠東首屈一指的國際都會，亞洲金融之都。

王家衛執導的特色，光影的細緻對比，人物的心理刻畫，男女的含蓄曖昧，留給觀眾無限遐思與回味。

上海人一般給外省人的印象是凡事精打細算，愛食小便宜，但《繁花》中，我們看到的寶總是一位多情仗義的男人，3位女主角玲子、汪小姐、李李，她們表面上講的是利益，骨子裏都是重情重義的女人，還有爺叔、范總、魏總、陶陶、金科長等等也是。

這是一部王家衛用了6年，拍攝花了3年，講述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的故事，有深圳和香港元素，有上海話、普通話、廣東話，使我看得既親切又投入。我認為《繁花》與八十年代的香港電視劇，講述民初故事的《上海灘》同樣都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

◆1999年，廖書蘭在上海和平飯店頂樓餐廳欣賞黃浦江日落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唐寶洪

## 兒時拔草

母親喜歡養兔子，她對兔子的脾性和體特徵摸得一清二楚，經常有鄰居提着母兔上門，請教我母親這隻母兔是否有孕懷有幾隻兔寶實，母親輕柔地摩挲着母兔，一說一個准。

兔子不挑食，既吃米飯，也吃蘿蔔和青菜。在我印象中，兔子最愛吃的還是「大圍蓮」、車前草、苜蓿、葛藤葉、燕麥草等野生的草。我小時候經常拔草給兔子吃。

母親告訴我，兔子不能吃帶露水的草，也不能吃沾有農藥的草，要不，兔子輕則生病重則死掉，我不想讓兔子生病，更不願看到活蹦亂跳的兔子變成僵硬的屍體，於是，拔草時會小心留意。很多兔草長在稻田的田塍上或田坎邊，稻草難免會有病蟲害，農人也就不得不給稻草噴灑農藥，一來是預防，二來是除蟲除病。偶爾，我也不慎拔了些被農藥噴灑過的兔草回來給兔子吃，給兔子帶來不必要的傷害，而惶惶然，愧疚至極。

有時，我帶來的兔草沒有帶露水也沒有沾染農藥，兔子也一命歸天，我既傷心又納悶，問母親其中緣故，母親說，兔子患了球蟲病，一旦兔子沾上這種病，很難存活下來。小時候，我見有獸醫給病豬打針，也希望有給兔子治病的醫生。

在田裏拔兔草，我有時會驚得額角出冷汗，那是因為蛇的緣故。有一次，我和鄰家小妹一起拔兔草，突然一條1米來長的蛇鑽了出來，又倏地

鑽進草叢中，我出於條件反射倒退兩步，而小妹卻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。我回過神來，先把小妹拉起來，安慰她，待她安定下來後，我就找來棍子，找那可惡而又讓人毛骨悚然的蛇算賬，蛇卻不知躲到哪裏，早已無影無蹤，我憤怒地舞着棍子，對着草叢亂打一番，小妹學着我的樣，也找來棍子，痛快淋漓地對着草叢猛敲猛掃。我們解氣之後，繼續拔兔草，但都多了一個心眼，那就是隨時準備衝擊突如其來的蛇。

農家養兔也養豬，我小時候也經常拔豬草。豬幾乎什麼草都吃，豬草也就很難。與兔相比，豬的體形大得多，食量也比兔子多得多。我拔兔草，只需帶一個手提的小畚箕；拔豬草，則要挑一擔畚箕。兔草不需清洗，也無須水煮，可直接餵給兔子；而豬草，不僅要清洗，還須倒進大鍋裏煮熟，才餵給豬吃。

我喜歡找濕地或田間水圳邊拔草，一來這些地方草比較豐茂，二來可以就近清洗豬草，三來還可以在淺水裏嬉玩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塊小濕地拔到滿滿兩畚箕豬草後，挑着一擔豬草來到附近的一條水圳，先用石塊和大塊泥團在水圳裏攔腰堆砌成一堵矮矮的牆，然後把豬草倒進水圳裏清洗。魚兒在水中嬉逐，在我的腳邊前後晃悠，我心癢癢的，先撿來一個玻璃瓶以備裝魚，然後把一雙畚箕並排插在水圳裏，將

豬草撈起來堆在圳頂，清除攔在水中的那堵矮矮的牆，水流帶着衝力往下跑，我在後頭用雙腳把魚往下趕，不少狡猾的魚兒從並排的畚箕縫隙裏脫逃了。不過，落網的魚兒也不算少，有塘鰾、龐婆辣、泥鰍、白鱖、麥穗魚、石斑魚、鯽魚和小蝦、螃蟹。我把這些「俘虜」裝進玻璃瓶，挑着一擔豬草，歡天喜地，滿載而歸。

除了拔兔草、豬草，我小時候還經常拔稗草。稗草外形和稻草極為相似，但葉片比稻草毛澤，顏色也比稻草淺些。如果不細細分辨，很難從稻草中把稗草找出來。稗草與稻草爭土壤裏的養料，稻草爭不過稗草，稗草往往比稻草長得更茂盛更健碩。如此，不待稗草長高長大，農人就會把稻田裏的稗草清除。

有次，母親吩咐我清除一坵稻田裏的稗草，也許是經驗不足，也許是過於粗心，很多稗草成為漏網之魚，繼續混跡於稻草裏。過十天半月，母親帶着我給這坵稻田施肥時，我發現一棵棵稗草明顯比稻草高出一大截，發現這些稗草對我搖頭晃腦擠眉弄眼，雖然母親沒有責怪我，但我還是頗為羞慚。我挽起褲腳，下到田裏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這些稗草連根拔起予以清除。母親還告訴我樸素的道理，小毛病小時候就要及時注意防範和改正，否則，待到長大後再改，往往會改不了，即使能改過來，也費時費力。



翠袖乾坤  
連盈慧

## 茶香三豆去濕糕

立夏後天氣酷熱，濕氣仍重，「家廚」對氣候最為敏感，第一時間買來「去濕茶」欣然說：「好貨呀，才不過8塊錢，還是傳統配方，蓮葉茯苓扁豆赤小豆生熟薏米棉花燈心花去濕料落齊，而且鮮明乾淨，不像以前那麼混亂得面目不清，內地人做生意開始認真了，好比最近買來的芥菜大白菜，也不見帶有泥沙了！」她捧着那小包去濕料開玩笑，說馬上就去給我們煎水大家好好吃滿碗。

她一邊打開藥包浸水一邊喃喃自語：說「濕」能生百病，寒有寒濕，暑有暑濕，尤其是香港攝氏32度、濕度70度，接近三伏那樣的天氣，這樣的濕非去不可，人體一經濕重，便會整日思睡，昏昏沉沉，疲倦無力，別說工作不起勁，就是連享樂也沒生趣，她祖父開中藥店，去濕茶去濕粥自幼吃慣了，已成了傳家清熱之寶，還是自己小時候心愛的糖水，飲後那種清涼感覺，任何糖水都沒有它這種感覺；成年後就算不加糖，蓮葉帶出來那種仙氣似的清香也十分迷人，這種茶飲，喝時不覺怎樣，喝

完後才有止渴生津的感覺，她說來就是一派中醫口臉。

「家廚」最自鳴得意還是無人製過的「去濕糕」，偶然一次煎煮去濕茶後，帶出靈感製過此糕，以後就茶不離糕，比如今次買來那包「去濕料」，第一時間便挑揀出包內的扁豆赤小豆之外另加一小匙紅豆，放入魚湯袋內，清洗好所有其他草料之後，注入9大碗水，煲成4碗半（約30分鐘）之後，分出那半碗，連同魚湯袋中3種豆子放入糕盆內，加入5湯匙番薯粉3湯匙紅糖粉，細細攪勻，隔水蒸20分鐘左右，像插圖中成形後，放涼放入冰箱，便是一份消暑清涼甜品。家廚說扁豆紅豆赤小豆大小3種豆混合一起，嚼出特別滋味的口感，如能蒸糕時略用筷子攪動以防粘底，加上一滴食物油賣相便更「靚仔」。



◆正氣小甜食。 作者供圖



欣有靈犀  
王欣

## 西環別記

對於一個非真正意義上的「香港本地人」，過了中環和上環，港島往西的部分，都被視為西環。行動緩慢的叮叮車（電車）一旦駛過西環城這座暗紅色的「愛德華式建築」，人們便從一座現代的摩登城區，被帶進一座較為「古舊」的社區。

廣義上的西環，泛指香港島西區，即中西區西部以西的地區，包括堅尼地城、石塘咀和西營盤等地。從中環出發，沿着皇后大道中再漫步至皇后大道西，會遇到一條正街。在港島，西營盤一帶的山路難得一見的規劃有序：人們常把正街作為西環中的西營盤中軸，左邊有東邊街，右邊有西邊街；從海邊往山上望去，橫街分布依次有第一街、第二街和第三街，再向山上走又見到傳說中的「鬼屋」的高街。

皇后大道西往海邊的方向還有一條主幹道——德輔道西，也是叮叮車（電車）的必經之路，在這裏還會偶遇中外遊客都知曉的海味街，一間間充斥着濃濃鹹水味道的海味舖子沿着街道一字排開，店舖外還擺放着正在「沐浴陽光」的鹹魚乾，旁邊或許有一兩隻懶散的貓貓做「鬥骨」。

從山上，到山下，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，沿海的路大都是後期填海而成，而半山腰有一條不起眼的狹小街道也經歷着光陰的洗禮。隨着港鐵港島線向西延

伸，西環一帶迎來了更多的遊客和商業發展機會。一棟棟年過半百甚至一個世紀的唐樓，像是衣衫襤褸的老者，望着那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，總會感到一絲絲的彷徨和失落吧。可是，新舊交替、此消彼長，有誰又能與世間「無常」去爭執、抗衡呢？

「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」，人們常常唏噓着說，由於近些年的快速開發，西環不少老店舖逐漸退出歷史的舞台，「相忘於江湖」。然而，筆者近年去西環一帶，仍然見到很多年份已久、別具風格的舊商號：中藥舖、米行、參茸行、蜜餞舖、酒行、粉麵廠……或許多年後我們故地重遊，那些零零散散的舊商號中，有的早已消失在人們的視線，有的仍生意興隆、賓客盈門。每家店舖的命運其實和每個人的命運有着類似的軌跡，但這又何妨，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都是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塵埃，但生如夏花，存在過，便璀璨過，哪怕轉瞬即逝。

香港開埠後，西環城區的發展乃至整個香港島的發展，足以寫成一部厚厚的歷史書，這部歷史書中，勤勞的華人永遠都是主角，有的老商號更是一個家族幾代人堅守至今。不滅神話活下來的老字號的生命力，它們主人的內心，更多的是面對挫折的那份坦然與淡定，因為他們知道，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，不必回頭，勇敢直面便是最好的姿態，或去或留，已經不再重要。



琴台客棧  
伍呆果

## 葉落何必歸根

住了幾年的別墅有了新主人，我也開始裏裏外外地收拾東西準備搬家。

新主人喜歡我打造的花園，亦應承保留我最愛的那棵花樹，我便安心了，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又叉。又叉是閩蜜燕婷一手養大的寵物狗，自小與我家寶貝貝貝一起長大，與貝貝是情同手足的「發小」，那年燕婷夫婦外出旅行時託我照顧又叉，又叉因年邁體弱在我家逝去，被我安葬在花園一角。和燕婷商量之後，便決定將又叉的骨頭挖出來，送回燕婷家的花園重新安葬。

與朋友清談到要將小狗的骨頭挖出重葬，清清吃驚地瞪大雙眼，我和她說起自新石器時代就有的「拾骨葬」，她便釋然了。

我知道「拾骨葬」的時候剛上小學。那時和弟弟跟隨父親住在粵北山區，父親工作忙，顧不上管我們，到了假期我們便和其他小夥伴一起漫山遍野地亂跑，採野

花、吃野果、追逐小動物……玩得不亦樂乎。一次追小松鼠時追到一座石頭山，驚奇地發現那座石頭山上的坑洞裏放着許多土盞，年紀小的孩子們覺得是尋到寶了，立刻就要動手翻看，被年紀大的孩子又吼又嚇地阻止了。回到家，就從大人口中知道那些土盞被稱作「金盞」，裏面裝的是死人骨頭，於是被嚇得很長的時間裏都不敢再跑到石頭山旁邊去玩。

年紀再大些，讀了更多的書，對「拾骨葬」就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原來在新石器時期便有將逝去的先人埋入地下，待三五年後再挖出撿骨火葬。古越時代的俚人以甕為棺，亦是撿骨後「請君入甕」。成為「金盞」的甕，一部分被埋入地下，多被放在石頭山上，儒家傳統遵循葉落歸根、入土為安，不能挖祖墳，先人一旦葬下，再被移動即視之為大不孝。但從中原和北方向南遷徙的客家人卻又繼承了古老的甕棺葬，因為在長途遷徙的過程中，背着

「金盞」到達新家園，或是將「金盞」暫時安放在石頭山上，到達新家園後再取回安葬，都勝過將先人的遺骨丟在路上。久而久之，「拾骨葬」亦成了客家文化的一部分，又從中衍生出了另一種的為了改變命運而將先人的骨頭重新「執起」，尋更好的風水穴位安葬。

如今粵地的「拾骨葬」有專門的「執骨」師傅，而把小狗又叉送回牠自小生活的地方去安葬，我自己動手即可。然而冒着烈日揮汗如雨地掘地三尺，我都沒能在葬下又叉的地方找到牠的骨頭。

客家人的傳說裏有「蟻墳」之說——螞蟻大軍會搬來泥土把「執骨」後的「金盞」埋起來，那一片便是風水寶地。我找不到又叉的骨頭，或許是因為有螞蟻幫忙，牠亦喜歡這一處的風水，又或許牠早已與身下的泥土融為一體，回歸自然，便不需要「葉落歸根」，牠所選的地方就是牠的根。